

胡伯伯的孩子

[越南] 馮冠 著



少年兒童出版社

〔越南〕 馮 冠

胡伯伯的孩子

（南方的故事）

洛 涵 黃 辣 譯

少年兒童出版社

Phùng Quán
THẠCH SANH CHẤU BẮC HỒ
(Chuyện Miền Nam)
Nhà Xuất Bản Thanh Niên, 1955

胡伯伯的孩子

馮冠著

洛涵黃辣譯

*

少年兒童出版社出版

(上海延安西路1538號)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014號

上海國光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

*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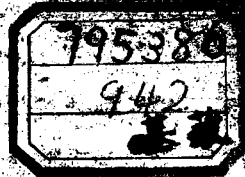
書號：譯0205（高）

開本 787×1092 耗 1/28 印張 2 1/2 字數 40000

1957年5月第1版

1957年5月第1次印刷

印數 1—15000 定價 (3) 0.16 元



內 容 提 要

1945年法国侵略軍占据越南的柳谷村。村里一个牧童小隈痛恨暴虐的敌人和勾結敌人的地主；但是因为年幼不能参加游击队，便和几个小朋友做打击敌人和协助游击队的工作。他立了不少功，后来荣获一級战士勛章，成为模范战士。

这本书写的是真人真事，小隈的真姓名是陈瓚，他是聞名全国的越南承天省少年游击队员。

統一書号：R10024·1501

定 价：0.16 元

目 錄

1 一些特殊的人物·····	1
2 柳谷村的孩子·····	3
3 我想参加部隊·····	11
4 兩梭冲鋒槍子彈·····	15
5 監視着公路·····	20
6 一定要拿到手·····	26
7 一束樹叶·····	34
8 麻臉小坏蛋·····	38
9 穷得有骨气·····	48
10 一桶瀝青·····	52
11 小民工隊·····	57
12 小腹成为模范战士·····	66

1 一些特殊的人物

哪个村子都一样，在村子里，总有那么一些人，全村誰都叫得出他們的名字，認得他們的臉，知道他們家里的底細。你走到村子里，要打听那些人的家，实在太容易了。無論問誰，問老人家也好，問小孩子也好，他們一定都能一一給你指引。

人家还会告訴你一些你沒有問到的事情，比如說，这家有一条黑狗跟老虎一样凶啦，那家有人病了正預备棺材什么的。

柳谷村是承天省淪陷区的一个村子，座落在第一号公路旁。要从公路折入这个村子，得經過一大片將近半公里長的田野。在田野中間，有一大块荒地，荒地上滿是一叢叢树、一座座荒坟和綠油油的草。这兒是牧童們会面的地方。

在这个村子里，也有一些人，全村都知道他們的名字和家里的底細。当然罗，这些人一定有和別人完全不同的特点。

第一个人是老头子屠草。他是算命先生，兼看风水。他替那些剛死的人、死去很久的人、或者活着等死的人看墓地。老头子常常对一些客人夸海口，自吹法术精通，上知南斗、北斗，下知

河伯、閻王，誰想做官發財，只要到他家里去住个五天七天，他就能替他找块吉地，包管不久就会出王出相。当然这些都是新客，因为住在村里的人，对老头子所要說的話，早就熟得象稀飯一样了。

如果有人好奇，問老头子說：

“为什么你不給自己的祖宗再找块出王出相的葬地呢？这不是比做个穷酸的阴阳先生好得多嗎？”

不要以为这样一問，老头子就給問住了！老头子会从容地坐在那兒，抖抖腿，拈一拈斑白的胡子，一边說話一边啜着茶，嗓門压得又低又沉，好象道士念咒一般，說：

“我的家就是沒有福气！这样做怕会触犯天意！”

屠草老头子还是一个郎中呢。他有一种專門医治經年肚子痛的藥方，真是“妙如仙丹”。

象这样一个人，他的大名沒有理由不給人知道。

第二个人名叫老槐。他是个教私塾的。在人民沒有取得政权以前，他就兼教国語識字班了。他的功劳是使全村几百个大人小孩都摆脫了不識字的痛苦。一位老大娘看見自己的孩子咿咿呀呀地拼音，讀着剛买来的“疳积散”藥單，心里挺愜意地笑着說：

“沒有老槐，这孩子到老也是跟他母亲一样，当个睁眼睛！”

第三个人是卖猪腸粥的蕘婆婆。老乡們有句俗話：“美如蓬萊仙女，甜似蕘婆婆的猪腸粥！”

薨婆婆的一担猪腸粥象一块大磁石，一停在哪里，就吸引了許多老大娘、姑娘和小孩子到那里去。

屠草老头想了一句很恰当的話来夸奖薨婆婆的猪腸粥：“沒有尝过薨婆婆的猪腸粥，就不知道柳谷村！”

第四个人是名叫計的紅帶兵〔注一〕准尉。听老人家說，以前他只佩上士的肩章。从1930年到1931年間，他跟着去鎮压在义安起义的共产党，几个月后回到村里，人們就看見他換了准尉的肩章。这个老鬼是村里最大的地主，有三座紅瓦房、兩百亩〔注二〕头等的好地、几十头耕牛。他的田园屋地占去了大半个村子。

第五个人是一个放牛娃。我要講的就是这个孩子的故事。

2 柳谷村的孩子

这个孩子名叫小隈。他的媽媽瞎了双眼，一年到头挨門挨戶討飯。在小隈一岁那一年，他爸爸看到老婆瞎了眼，一家过着又冷又餓的苦日子，实在熬不住这份伤心的光景，便离开老家，到省城里做車夫，以后連个音訊也沒有了。从此小隈的媽媽就流落在街头巷尾，一手抱着孩子，一手提着草袋和棍子，踉蹌地

〔注一〕 越南伪軍有紅腰帶和藍腰帶的分別。紅腰帶的叫紅帶兵，藍腰帶的叫藍帶兵。紅帶兵直屬法国国防部。

〔注二〕 这里亩指越南。一越南等于中国亩五亩半。

摸到集市的每一角落，从包飯的芭蕉叶堆中，撿一些吃的。

蔦婆婆看到母子那种光景，心里不忍，便把小隈領回去养活。地主計的老婆看見了，便冷言冷語地說：

“这个老婆子真傻，养那样一个討債鬼作什么？只是給家里添髒气。看他就象个掉在地上的爛番石榴，一副短命相！”

蔦婆婆不答理。她撩起破衣角，替小隈揩干眼泪，把他抱回家去。小隈媽仍旧去討飯。有一次，她到地主計家要飯，他們不但不給，还放出惡狗咬去她腿上的的一块肉。从此小隈媽就变成个瘋瘋癲癲的人。蔦婆婆把小隈苦苦养大。小隈管老婆婆叫奶奶。他到了六七岁的时候，已經能帮奶奶料理一些瑣碎的家事了，象扫地啦，燒火啦，割芭蕉叶包餅啦。小隈很聪明，不論什么难事，只要奶奶給指点一下，他就会作了。

小隈媽有时也来看他。她眼睛看不見，便把兒子摟在怀里，从头摸到脚，接着就嗚嗚哭起来。蔦婆婆看着这种情景，总是搖搖頭，唉声叹气說：

“老天爷要跟人作对，就是难抬头呀！”

小隈也相信是老天爷害了媽媽和自己的。前天，屠草老头来喝猪腸粥。他一边夾着一段一段肥猪腸塞进口里，一面端詳着小隈的相貌。他的一双老花眼在眼鏡后眯成了一条縫，那是算命先生給人看相时的眼神兒。他点点头說：

“从相上看，这孩子長大后也是和他媽一样的苦命。我剛剛找到一块好地，想留給他爷爷用，可惜他家沒有这么大的福气。

我这样作怕会触犯天意。”

小隈听他一說，忽然哇地一声哭起来。老头子的話深深刻在他幼稚的头腦里，象一把刀子在一條嫩瓜上砍了一刀，瓜兒長大了，可是刀痕永远去不掉。小隈想：

“大概我以后也会和媽媽一样，瞎了眼，去要飯，也会被狗咬，变成一个瘋瘋癲癲的人。”

想到这里，他渾身都起了鷄皮疙瘩，好象听人家在講鬼故事时一样害怕。他是很喜欢听故事的。好些个夜晚，他坐着看奶奶包餅直包到深夜。奶奶一个接一个給他講故事，象登萊和甘萊姐妹的故事啦，范公和菊花的故事啦，石生的故事啦，等等。

在那些故事中，他最喜欢石生的故事。石生有一口拳头大的飯鍋，可是燒的飯十萬軍隊都吃不完。小隈恨不得自己也有那样一个飯鍋，那么媽媽和自己就一生一世不愁吃的，再也不必去討飯了。

石生又是个大力士。他有一把砍蟒蛇精的神斧和一張射大鵬精的弓。吓！什么时候自己也有这么大的力气，那么一定沒有人敢来欺負了。

小隈問奶奶：

“奶奶，你看見過那條蟒蛇精沒有？”

奶奶笑了，眼角起了許多皺紋，說：

“奶奶要是看見了，現在還能和你坐在一起嗎？”

“它象个什么呀，奶奶？”

奶奶还没有想出来，小隈就接着说：

“我知道了！它象咱们村里庙顶上那条假龙，可是说不定还要比它大得多呢。”

奶奶问：

“你怎么知道比它大呢？”

“它要比它大才能吞得下人嘛。要是它跟庙顶上那条假龙一样小，那它的嘴只能吞下一只鸡呀，奶奶！”

他们俩笑个不停。突然奶奶想起什么事，说：

“孩子，咱们村里也有个蟒蛇精呢。”

小隈害怕起来，瞅一瞅外面黑漆漆的天，紧紧挨着奶奶说：

“真的？它还活着吗？”

奶奶说：

“还活着，不过他不是妖精，是人。他不吃人肉，可是叫狗把你妈妈咬成个疯疯癫癫的人。这和蟒蛇精还不是一样？”

不等奶奶说出名字，小隈已经知道这个蟒蛇精就是地主计。

这阶级仇恨的第一课，象一道红墨迹，深深印在他纯洁的心灵上，永不褪色。

小隈恨不得自己变成石生，那时一定要躲在地主计的大门口，等他出去玩的时候砍死他，并且拉起大弓，把他家的那几只象大鹏精一样可恶的黑狗黄狗通通射死。

*

*

*

1945年初，全村闹着饥荒。有的人饿死了，有的人吃了上顿

飯沒下頓飯。蕘婆婆的豬腸粥也不燒了。他們倆到地里拔野菜，挖香蕉根填肚子。小隈媽瞎着眼，不能去拔野菜，挖香蕉根，餓得只剩下最后一口气了。小隈心里好难受啊，每天都把自己吃的省下一些給媽媽吃。

这时，地主計一家仍旧吃鷄飯、肉飯。地主婆看到小隈可以放牛了，便到蕘婆婆家里，花言巧語地說：

“把小隈給我帶回去養吧，我給他吃好穿好，讓他上學。他將來長大成人，你老人家也有個指靠。”

蕘婆婆早看透了這賊婆娘是個口甜心狠的壞東西，怎奈家里沒有東西吃，只得揩一揩眼淚，叫小隈跟她去。

小隈扯住奶奶的衣服，不肯去。他說：

“奶奶逼我去和吃人的妖精在一起嗎？我怕他家的狗。”

蕘婆婆刷刷地掉下淚來，不知說什麼才好。那一夜，他們倆蜷縮在稻草窩里，小隈枕着蕘婆婆的胳膊，兩只眼睛睜得又圓又大。奶奶哭着，熱辣辣的眼淚扑簌扑簌地掉在小隈的面頰上。外面的天一团黑；冷風呼呼地吹着，扑打着竹門，好象有人在敲門。小隈怕极了，緊挨着奶奶不放。眼前又出現了那個吐着扁担似的長舌頭的蟒蛇精，正要向他扑過來，要把他吞下去似的。

小隈驚叫起來：

“奶奶呀，我真怕。”

外邊路上，一束火把忽明忽暗，象鬼火一樣，後面有兩個人抬一卷席子，向村頭亂葬崗子走去。每夜，每個村子都有人餓死。

1945年初，法国鬼子占领了柳谷村。我们的地方组织遭到了严重的破坏。地主計和敌人勾结起来，做了少尉。敌人在离柳谷村约一公里远的地方安上了据点。地主計白天黑夜带着鬼子到村里来搜捕干部。维持会和乡团也成立了。

老槐作村委员会主席，被鬼子捉去，吊在庙前榕树下枪斃了。每个人都很悲痛，但是谁也想不出一个报仇的法子。敌人有许多枪炮和車輛，他们只有大刀、竹竿和長矛。就連長矛也叫地主計帶法国鬼子来搶光了。

老槐作村主席的时候，也是村里放牛娃們敬愛的識字班老师呢。有了他，許多一个字也不認得的小孩，現在都能咿咿呀呀地拼音了。看見了字，再不象以前那样什么也看不出来，就象对着牆壁一样。小隈就是这些孩子中的一个。許多个晚上，地主計和他的老婆不讓小隈上学，叫他在家里磨谷，舂米。老槐亲自到他家交涉，他們才不得不讓小隈去上学。那地主婆用大蟒蛇一样惡毒的眼睛，盯着小隈挾着書走出門去。她坐在長凳上，蹺起二郎腿，惡狠狠地咒罵道：

“学个什么屁，白糟蹋圣贤的字，長大了也是跟你媽一样，扶着打狗棍子去要飯吃。”

对小隈來說，听这些咒罵声，就好象听见狗吠月亮一样听慣了。

小隈学习很用心，人又聪明，在識字班中要数他最得老槐憐爱。就是刮大风、下大雨、泥漿滿地的夜里，老槐到学校时，总看

見他拿着火把，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就站在那兒了。每天出去放牛的时候，小隈要温习昨天的功課，从竹籬笆上折一根竹枝，当作笔，一个字一个字地写在腿上或是肚子上。小隈皮肤黑，字写在上面，一笔一划就象写在黑板上一样清楚。他向放牛的小伙伴们們夸耀說：

“老天爷可憐我穷，送給我一本又結实又好看的本子。”

小隈常常脫去衣服，仰面躺着，讓他的同伴用竹片把昨天晚上的課通通写在肚子上。老槐經常鼓励他說：

“你好好学吧，以后長大了，就沒有人敢象現在这样欺負你。八月革命〔注一〕成功了，有了政府，有了胡伯伯〔注二〕，咱們穷人的日子就会一天比一天好过，再也不会挨餓挨冻了。”

小隈把老槐的話牢牢記住，象印在心头一样。

从此以后，小隈又有了一位亲人，那就是老槐。可是如今法国鬼子和地主計又杀死了他。小隈多么想念他呀！小隈又想起堯婆婆說过的一句話：

“地主計是个吃人的妖精，跟蟒蛇精一样。”

地主計有个兒子名叫森。这家伙虽然还小，但是受了腐敗

〔注一〕 1945年8月，越南人民在印度支那共产党（就是現在的越南劳动党）和越南独立同盟的领导下，发动了总起义。8月19日，解放了首都河內，从日本法西斯和美国賊手中夺取了政权，結束了將近一世紀的法国殖民統治，9月2日宣布成立越南民主共和国。这就是越南历史上有名的“八月革命”。

〔注二〕 这本书里所称的胡伯伯，就是越南民主共和国胡志明主席。

的封建思想很深的影响，他又是父母嬌养慣了的，因此养成一种殘忍暴戾的性格，就是他放惡狗咬伤小隈媽，使她变成瘋瘋癲癲的。論年紀他还只十五六岁，可是橫行霸道和他的老子差不多。他也欺負农民，脚踢拳打他們。他不知从哪兒弄来一枝火枪，整天抗着它在村里打鳥，打果子狸，有一次还打伤了一个人。誰要是說他一声，不管老少，他就鼓着一双凸眼珠罵道：

“住嘴！老子叫法国人来把你家燒光！”

不管是走路或者站着，他都裝得挺神气，学着鬼子的派头。老百姓在他眼中賤得象垃圾和稻草一样。老人們背后議論說：

“这条狗跟他老子是一个貨色，再大几岁，会把柳谷村踏个稀爛！”

老百姓恨他，小隈更恨他。小隈替他家放牛，成天受他的打罵和欺侮。他念書，却逼着小隈整整一个中午跪在地上給他搨扇子，侍候着他。小隈累极了，搨得稍慢一点兒，他就霍地站起来，向小隈的腰部踢去，踢得小隈象个皮球在地上滾。

不止这样，小隈最恨的是他欺負媽媽。每天，小隈媽討飯回来，一个人模模索索地在地主計家对門的小庙的牆角做飯。那个小坏蛋常常抓一把土，躡手躡脚走过去，等粥快煮熟时，把土撒到鍋里。小隈媽眼睛看不見，盛了粥，吃一口，滿嘴都是土。她放下碗，低着头抽抽搐搐地哭起来。有一天森又这样做，被小隈碰見了，小隈气得臉都发紫了，但是也拿他沒有办法，只好陪着媽媽一起哭。小隈每当气憤的时候，总幻想着：

“要是我有石生那样大的力气，我一定要抡起斧头，把他的手砍断！”

这样想只能使他解解恨罢了。小隈还是小隈，还是这个在地主家放牛的又穷又瘦的穷娃兒。好象他生下来就是为了来他們家挨大人小孩的打罵似的。

一天，那小坏蛋拾到了一个迫击炮信管。他想拆开取火药，轟的一声，信管爆炸了，炸断了他的一只胳膊，炸瞎了一个眼睛，被送到省城医院里医治去了。从此柳谷村算是太平了一些。那个整天大搖大摆、扛着枪打鳥伤人的小贼种不見了，小隈媽再也不必吃拌土的粥了。

3 我想参加部隊

1948年初，我們的干部回来了，重新建立了地方組織。社〔注〕游击队开始活动，消灭伪組織，打击敌人，零星地进行反扫蕩。根据地的干部每夜都来开会宣傳。

地主計知道留在村子里准沒有命，便把家搬到省城里住。他自己却縮在敌人据点里，一个月才敢露一次面，出来抓人，每次出来抓人时，还要有附近各据点的敌人配合。伪維持会表面上給敌人作事，暗地里仍有一些人听从我們的命令，执行村委员会的指示。

〔注〕 越南的“社”是县以下的行政單位，相当于中国的乡。

小隈已經离开地主計的家，現在給笔老头看牛。笔老头也是个大財主，对待小隈只比地主計好一点兒。于是小隈得出一个結論：

“凡是有田有牛，專門坐着吃閑飯的財主，大都是狠毒、黑心腸的人。只有象老槐、堯婆婆这样稀飯一頓、野菜一頓的穷人，才知道疼我。”

笔老头有个兒子，年紀和小隈一般大，学来学去还是一窍不通，整天只知道吃零食和撒嬌。有时上学去，他媽媽給的零錢少了，他就滾在地上哭叫，罵他媽媽，把嶄新的綢衣服都給弄髒了。小隈最討厭的是听他念書，他老是象狗咬破布似的，一遍又一遍地咕嚕着：

“誰說放牛苦？不对，放牛真快乐！……”

小隈心里罵道：

“真是个笨蛋！你知道什么叫放牛？还敢說放牛快乐？放牛整天要挨打受罵，連屁股都給打爛了，哪能象你整天吃魚吃飯？你說放牛快乐，老子跟你換換看！”

小隈心里想，这小子一定学不出什么名堂来。

好几次，小隈讓牛多吃一会兒草，回去晚了，便碰見游击队哥哥姐姐們去打击据点的敌人，或者到公路上去伏击敌人，埋地雷炸汽車。小隈心里多么想去打游击啊！嘿，我要能掖一顆手榴彈，偷偷地爬到鬼子的据点跟前，一下子扔过去，手榴彈轟的一声开花了，那会有多好！說不定还会把地主計和那个留着—